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歌浦潮
第十六回 一觀察無意撞木鍾 兩偵探有心敲竹槓

當下如海大聲喝問娘姨，這是什麼回事？奶奶究竟往哪裡去了？床上的花巧是誰做的？娘姨嚇得面如土色，半晌不能開口。如海益發生氣，催她快快實說，否則我定要告訴倪老爺重重辦你。娘姨囁嚅道：「奶奶出去時，說到一個小姊妹家去的，並沒說不回來，我因等她到十二點鐘，還不見回來，不覺睡著了，方才少爺問我時，我因睡得糊裡糊塗，信口回答，所以說錯了。講到床上的衾枕，乃是白天奶奶自己擺著頂的，我因忘卻替她收拾。不料被少爺看見，疑心到別的上。少爺如若不信，待奶奶回來時問她自己便了。」如海聽了，雖然不十分相信，卻也無言可說。因問奶奶可曾說過，到那一個小姊妹家去？娘姨回說這卻不知。如海默然，回到賬房中，宿了一宵。次晨早起，一問無雙仍未回院，如海不免有些著急。暗想她幾月來從未在外邊過宿，怎的昨天出去，一夜不回，莫非在外出了什麼岔子麼？她是俊人重托我照顧的，如若有了三長兩短，教我如何交代。而且俊人說不定就要來了，倘被他知道昨晚一夜未回，免不得又有一場大鬧。無雙若能早些回來，或可將他瞞過。但無雙此時還未歸院，少停俊人來撞破了，如何是好。不表如海著急，且說無雙到了德安裡，與美士閒談至晚，吃過夜飯，無雙要走，美士說：「這裡新宅，你還沒住過宿，今兒何不住一宵，明天再走，料想難得一夜不回醫院，決不致露出馬腳。」

無雙一想，今夜恰巧秀珍不來陪我，俊人夜間是決不來的，惟有如海那廝，說不定半夜三更，闖進房來。但他有幾夜不曾來了，料想沒有這種巧事，因此放膽留宿。又見美士沒帶戒指，便在自己指上褪下一隻紅寶石的戒指，給他套上。次日起來，用過早點，美士開廚取出一隻紅木鏡匣，裡面梳篦牙針發刷，一應梳頭物件俱全。無雙見了，笑道：「你這精靈鬼，虧你想得周到。」

美士笑說：「這是要緊物件，怎可遺漏。蓬著頭出去，未免旁觀不雅。」無雙笑著，命娘姨給她打了一條髮辮，僱車回到行仁醫院，已是午牌時分。娘姨接著，告訴她如海昨晚進房，看破機關，今天一早已著人來問了幾次，此時還在帳房中等你呢。無雙聽了，未免著慌問：「你怎樣回答他的？」娘姨從頭至尾向她說了。無雙眉頭一皺，計上心來，隨說：「你且到賬房中去看看，錢少爺如還未走，請他進來，我有話說。」娘姨答應著，走到賬房門口，見如海正背著雙手，低著頭，踱來踱去，聽得腳步聲響，還道俊人來了，慌忙舉目觀看，見是娘姨，忙問奶奶來了不曾？娘姨說：「早來了，請錢少爺進去呢。」如海如釋重負，三腳兩步，奔到無雙房中。無雙一見，笑說：「你昨夜受驚了。」又捧起那個繡花枕頭笑道：「這是我的替身，你還認得他麼？」

如海也不覺笑將起來。無雙又道：「大約你昨夜還當我跑了呢？我今兒合該不回來，讓你多著一夜急，看我家老爺問你要人時，如何交代？」說罷拍手大笑。那娘姨也在旁邊笑了。如海不能插口，只得陪著她們笑。笑了一陣，無雙又道：「事有湊巧，我早起在床上裝了一個假人兒，不曾撒去，幸得我跑開了，你把他當作我，倘若我在這裡，你還要當我床上藏著個漢子呢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又笑得前仰後合。如海待她笑聲略止。問她昨夜究竟宿在何處，累人耽了半夜心？無雙道：「我昨天先去看一個小姊妹，又因乾娘家許久沒去，故出來時，又到乾娘那裡去了一趟，她留我吃了晚飯。正想走時，不料又來了幾個小姊妹，硬拖我又麻雀，足足又了一夜，早上略睡片刻，已有十點鐘光景，梳好頭急急忙忙回來，你們已鬧得天翻地覆。照她們的意思，還要留我住一天。倘若我真個住下，不知你又耍耽心得怎樣了。」說罷，把手帕掩著口又格格笑個不祝如海道：「原來如此，只因你沒向娘姨說明，累得大家懷疑，下次只消告訴娘姨，回來不回來，就不致鬧出笑話。而且俊人兄來時，也有個交代了。」

無雙笑道：「他決不致疑心我逃走的。」如海道：「這個自然，誰疑心你逃走呢！」彼此一笑。如海見傭婦開飯進來，說今兒的菜不好，便寫條子著人叫了幾樣菜，與無雙同桌吃了才走。無雙因見如海毫不懷疑，漸漸把膽子放大，竟有時冠冕堂皇的不回醫院，推說住在小姊妹家，其實卻在德安裡陪著美士。美士自結識無雙之後，借客棧一變而為租公館，呼奴使婢，有吃有用，鮮衣華服，進出都是包車，好不闊綽。那一班同伴，見他一旦平地昇天，都嘖嘖稱奇不已。內中有兩個做小生的，一個叫王漫遊，一個叫裘天敏，還有兩個做花旦的，一個叫顏天孫，一個叫孫映玉，都是煙花隊裡能手，明知美士舉止異常，定由此中得法，但不知究係那一條路道。又因自己雖然吊上了幾個婦女，奈都是些青樓中人物，絕頂算了個兩不來去，那裡來的倒貼，因此見獵心喜，意欲打聽美士結識的究係何人。四個人相私議論，漫遊說：「美士一定姘著一個官家小姐，因他常帶著奇異新式的寶石戒指。這種戒指，式樣古老，決非尋常人家所有。但他時常更換，可見得不能當作己物，定係有人偷出，借給他帶帶出風頭的。這人能偷得出這些貴重物件，雖不能稱作正主，然而必非外人，大約是主人的女兒。故我料想，不知那一個官家小姐給美士搭上了。」

天孫搖頭說：「不是我看美士近來場面很闊，包車金錶，金絲眼鏡，天天換行頭，這種手面，豈是人家小姐所能辦得到的，看來還像是有錢人家姨太太。」映玉道：「我以為也不是小姐，也不是姨太太，卻是一個做官人家大太太。」眾人都問何以見得？映玉道：「你們那天不曾見他給我們看的一個小金元寶麼！據他說是替親眷拜壽得來的，你想美士這種人，有什麼好親好眷，即使有這一門大闊大富的親眷，也未必肯把金元寶當拜壽錢，不問而知是那話兒送他的了，但既做得壽，可見其人年紀已是非青，能把金元寶任意送人，權柄一定不小，不是個做官人家的大太太是誰！」

天敏道：「聽你們三個人的說話，都有些相像。究竟誰像誰不像，恐你們自己也不能明白。老實一句話，瞎猜是沒用的，最妙問他自己。」漫遊冷笑道：「好聰明的話，試問你自己軋著幾個姘頭，肯告訴人麼？」天孫道：「我卻有一個法子，先要打聽美士小房子租在哪裡？」天敏道：「這個我卻知道。有一天我見他坐著包車，打從新馬路出來，那小房子一定也在新馬路。」映玉道：「我在閩北公益裡遇見他多次了，或者小房子就在那裡，亦未可知。」天孫笑道：「照你們這般說，他到一處便有一處小房子了。」漫遊道：「據他說，現寓在一個什麼親戚家中。方才所說的新馬路公益裡二處，一定有一處小房子，一處親戚家在內，只消打聽明白他親戚在那裡，餘一處便是小房子了，但即使知道他小房子所在，既不能進去看人，又不能天天守候，豈非仍是白費心思麼！」

天孫道：「若能知道他小房子所在，即可向美士自己口中套出來了。倘若他不肯說，我們便嚇他一嚇，說要給他登報揚名，或說叫人捉奸，那時不怕他不招。」眾人怕掌稱妙。天敏道：「這卻不難，橫豎釘梢是我們拿手好戲。只消少停那一位肯少釘一個女人的梢，改釘美士，當日便可知他小房子的秘密所在了。」映玉道：「這件差使我可以擔承。」天孫道：「妙極了，我們久仰你是個釘梢名手，今兒你肯出馬，十成中有九成可以拿得穩的了。」這夜映玉結束停當，把外國小帽壓至眉際，預先在暗角裡守候，見美士坐上包車，忙喚一輛黃包車坐了，不即不離，隨著美士到盆湯弄橋德安裡，見他包車拖進弄內，自己跳下黃包車，命他暫停。不料那車夫說時候不早，要回公司去交班，請先生給了錢罷。映玉便摸出一個雙毫銀角，命他找還一角。那車夫回說一角錢找不出，只有五個銅元。映玉怒道：「你們這班車夫，最是可惡。明明身邊有錢，也說找不出，你休想敲我的竹槓。倘若你找不出，我便兌了給你。」

那車夫道：「很好，請先生兌給我罷，免得說我敲竹槓咧。」映玉大怒，拿著銀角想找一爿煙紙店兌換，豈知近邊幾家煙紙店，都已收市，映玉走來走去，無處可兌。那車夫又跟著他嗶不休。說：「先生快些罷，我要去交班咧。倘若過了時候，這兩角錢一齊給我都不夠呢。」映玉無奈，只得把兩角錢給那車夫，向他找回五個銅元，還被他說一句現成話道：「早些給了我，這幾步路都可省跑的。」映玉只作不聞，走進德安裡，再找吳美士時，連人帶車，蹤跡不見。映玉好不懊喪。第二天漫遊等問他消息如何？映玉回說在盆湯弄橋德安裡。漫遊豎起一個大拇指頭道：「果然不愧釘梢老手。」天孫問在德安裡幾號？映玉道：「那卻沒有看得。」眾人一齊笑說：「這就叫老手失風了，那有不看門牌號碼之理。」映玉很覺慚愧，說：「你們別混鬧，明兒自有交代。」

次日到了夜間十二點鐘左右，映玉先到德安裡口守候，約摸隔了半個鐘頭光景，遙見遠處兩盞雪亮的電石燈光，直奔德安裡而來。映玉料是吳美士來了，慌忙閃在暗處，轉瞬包車進了弄，映玉待他拖過面前，才掩出跟上，看車上那人，不是美士是誰。映玉

左藏右掩，見包車在一所石庫門前停下，車夫舉手敲門，廂房樓上一扇窗開了，有個娘姨探頭下望，說聲：「少爺回來了。」美士抬頭問道：「奶奶來了沒有？」娘姨回說：「來有一個鐘頭了。」說罷閉上樓窗，開了大門，美士下車入內，那車夫慢騰騰把包車拖進裡面，才閉上門。映玉近前。暗中看不見門牌號碼，幸得身邊帶有洋火，因劃一根照見是二百六十四號，還未看仔細，一陣風來火熄了。映玉再劃一根，復看號碼不錯，又見門上還釘著一塊朱紅漆的牌子，是吳公館三字，暗說好體面，居然打起公館來了。次日映玉便把一切聞見，向眾人說了。眾人都贊他辦事周到。美士來時，天孫道：「少爺來了，公館裡奶奶回去了沒有？」美士臉一紅道：「這是什麼話？」天孫道：「這是要緊話。」美士詫異道：「此言從何說起？」天孫道：「此言從德安裡二百六十四號說起。」美士變色道：「你休混說。」

天孫道：「我一些不混說，你自己休得掩耳盜鈴了。你不是姘著一個女人，小房子租在盆湯弄橋德安裡二百六十四號，自稱為吳公館麼？你的包車，不是那女人買給你的麼？你的衣服，不是那女人做給你的麼？你那日的金元寶，不是那女人送給你的麼？你天天帶的戒指，不是那女人借給你的麼？你自己以為伴件秘密，外間誰人不知，那個不曉，這還是小事，你可知前途也得了風聲嗎？今天已挽人向天敏打聽，天敏因你是自己朋友，不肯實說，你還把我們當作外人，處處藏頭露尾，須知凡人作事，須要群策群力，才不致受人暗算，像你這樣消息不靈，可憐包打聽聽站在面前，你還要不知不覺的投上去呢。究竟你結識的女人是誰？快些說出來罷。他們現今正在四面打聽，想上你的手，你告訴了我們，也可大家想法兒對付他們。如其你仍舊假癡假呆，吞吞吐吐，不但教要幫你忙的朋友無從為力，倘使前途問到一個不相干的人手內，可不要大大的壞事麼！」

美士猶豫未答。漫遊、映玉都道「他既如此執迷不悟，你又何必苦苦相勸，橫豎福也是他享，禍也是他當的，這叫做不聽好人言，吃盡苦黃連，由他自作自受罷了。」天敏怒道：「這種蠟燭，不點不曉得滋味，我不該替他如此隱瞞，下次如再有人問及，我一定要和盤托出告訴他們的了。」天孫止住道：「你們又要冒失了，究竟為人在世，在家靠父母，出外靠朋友，天下那有不要朋友的人，待他慢慢的說罷，你們著什麼急呢！」美士想了一想，覺天孫之言果然不錯，無雙雖然千叮萬囑，教我不可說出，但我若不說，天敏這人，素同流氓一般，真給我放一把野火，還當了得。況且我姘了這種女人，也是一件極體面的事，同伴跟前，落得吹吹牛皮，料想說出來也沒人能剪我半個邊去。主意已定，便把大略告訴了眾人。眾人聞說是倪俊人的姨太太，都嚇得吐出舌頭說：「你這人的膽也太大了，倪俊人是何等腳色，平時他最恨做戲的姘女人，那年李春來私通黃開甲的女人一案，明說是廣東同鄉公稟，暗中都是他鼓吹之力，你也不打聽打聽明白，竟敢在太歲頭上動起土來，可真是膽大包身咧。」

美士笑道：「沒膽的人，焉能成大事。不軋姘頭便罷，要軋姘頭，務必放大了膽去乾。因為一軋姘頭，已犯了法，即存心犯法，必須犯得上算。一樣軋姘頭，有的化錢，有的兩不來去，有的倒貼，鬧破了辦起罪來，未必見得化錢的罪輕，兩不來去的罪重，倒貼的罪更重，一樣案情，辦到底一樣罪名，自然揀合得算的一條路上走了。況且姘倪俊人的小老婆，更有一層好處。這人雖然利害，但他只能辦外間的事，輪到自己身上，一則家醜不可外揚，二則投鼠忌器，料他放不下這條辣手，自然眼開眼閉，由我們去做，我借此也可替李春來報仇。」說罷洋洋得意。眾人聽了，都替他捏著一把汗，搖搖頭走了。天下惟有的嘴，是件最壞的東西。這樁事自經美士自行宣佈之後，一傳十，十傳百，不到幾天新劇界中，人人將此事當作笑談。

秀珍於新劇界一方面的消息，最為靈通，這風聲免不得傳進她耳內，秀珍暗暗詫異，心想美士住在行仁醫院時，與寄母雖然會了幾次面，但從未交談。美士臨搬出醫院時，還告訴我說，你家這寄母，也忒煞塔架子了，人家同他說話，她理也不理的，明明還沒有花頭，怎的出了醫院，反勾搭上了呢？但美士自出醫院以來，蹤跡與我疏了許多。寄母近日的行止，也很是可疑，往往托故遣我回去，每日午後必須出院一次，有時全夜不歸，問她時，只說住在小姊妹家，莫非當真租了小房子麼？但不知他們的小房子租在那裡？不然，到寄父面前放一把野火，卻是很有趣的事。不過追根問底起來，卻是我的來頭，故又萬萬不能給寄父知道，然而他們二人，未免豈有此理，既然在先與我連手，現在不該瞞我，因此心中一股酸氣，頗難發洩。還有乃翁如海，也存著滿腹疑團，他自那夜在無雙房中，踏破秘密之後，明知其中必有緣故，當時本欲告知俊人，只因這件事發生在他醫院中，他自己未能卸責，而且對於無雙一方面，也不忍下此辣手，故待無雙回院，意欲好言勸導一番，以免再生他變。豈知他還沒開口，已被無雙幾句說話冒住，自己反弄得頓口無言。只得敷衍她吃了中飯，才算有個下場，

不料無雙自此以後，看出他沒甚能為，竟毫不把他放在眼內，任意來去，時常在外過宿，與初進院時大不相同。如海口內不便明言，心中暗暗生氣，此時也顧不得這許多忌諱，意欲探明無雙來蹤去跡，訴知俊人，以為報復之地。因那娘姨是無雙心腹，料想在她面前探聽不出。自己女兒素陪著無雙出外遊玩，雖不能與聞個中秘密，若將近日行徑參考起來，也可略知一二。隨私向秀珍探問，她寄母近日作何消遣？與哪幾個小姊妹來往？夜間不回，宿在何處？秀珍這幾天正在懷恨寄母，聽他父親一問，本欲和盤托出，以快心頭之憤，又恐說得太仔細了，被她父親懷疑，故而假意回說：「寄母已有許久不與我一同遊玩了，近日作何消遣，並不知道。她往日最愛看的是新戲，而且極贊許一個做小生的，叫什麼吳美士，說他相貌生得漂亮。有一次散戲館時，寄母在戲館門首遇見了那人，命我招呼他，我因害羞不肯，自後也不叫我一同去看戲了。講到小姊妹，我從未見有來往，故她宿在何處，我也無從知道。」

如海道：「住了。方才你說寄母命你招呼姓吳的，難道是約他去住客棧麼？」秀珍道：「不是。寄母命我問他明兒做什麼戲。」如海道：「莫非你們沒看第二天的戲單嗎？」秀珍道：「何嘗不看。」如海道：「既看過了，又要問他則甚？」秀珍道：「這是寄母的意思，誰知她藏著什麼奧妙呢！」如海搔頭道：「這就路道不對了。」秀珍無語。如海又道：「那姓吳的現在還做戲嗎？」秀珍道：「還在醒民新劇社做戲。」如海道：「你寄母近來可是在醒民社看戲的嗎？」秀珍道：「聽說她已有多時不去了，不過常向我道及姓吳的，未知他們在那裡相會。」如海眉頭一皺道：「你近來曾見過姓吳的麼？」秀珍道：「我又不去看戲，從何得見。但有一天我在路上遇見此人，坐著包車，比以前闊綽得多了。」如海哼了一聲道：「有人倒貼，自然比以前闊綽多了。」秀珍假意驚愕道：「你講什麼倒貼？難道說的寄母麼？寄母為人素來規矩，你莫冤枉了她。」如海道：「呸，你一個女孩子家，怎知此中奧妙。從此以後，不許你再去陪她，我自自有道理。」

秀珍暗暗歡喜，假裝作目定口呆，不能攔阻的模樣。如海氣憤憤坐著包車，徑到行仁醫院，恰值無雙昨夜宿在外面，此時還未回院。如海在賬房內暗自忖度，覺這件事很為尷尬，如其告訴俊人，他的脾氣和霹靂火一般，說不定一手槍把無雙打死，惹出潑天大禍，豈不是我口頭造的孽，或者俊人因溺愛無雙，不忍置之死地，將她糟蹋一番，但他二人究係夫婦，將來鴛鴦被底，講起這件是非，都由我挑撥出來，無雙豈不要抱怨我。而且俊人耳朵最軟。若被無雙把我說上幾句壞話，俊人一定聽他，那時我真弄成兩頭不討好了。如若隱瞞著不告訴俊人，自己又沒權力管束無雙，她近來的膽量益發大了，長此以往，毫無顧忌。俊人風聲頗靈，倘若被他自己查悉，追原禍始，卻在我醫院中出的毛病，教我如何擔當得起。想來想去，不得主意，惟有趕緊令她遠處他方為妙，但口風卻不可不露給俊人，好令他自己留意。隔了一回，俊人也到行仁醫院，詢悉無雙不在，便找如海談天。如海乘閒問他愛爾近路公館已空關數月，不知曾否退租？俊人道：「那邊孩子死後，已澆了幾廳臭藥水，我本想另搬一所，只因找不到稱心房屋，而且那邊宅中裝修，諸如電燈、自來火等件，他也煞費經營，搬出甚為可惜，因此一向留一個粗做娘姨，一個小丫頭守著，並未退租。」

如海道：「那邊房租，不是說每月八十兩嗎？」俊人道：「起初八十兩，去年又加了十兩咧。」如海道：「照你說，這幾月來，已出了幾百兩銀子空房錢了，豈不可惜。我看不如把姨奶奶早些搬回，一則可免貼空房錢，二則她在這裡，幾個月已住得厭煩了，也好換換新鮮。」俊人道：「我元有此意，便是老三也很願搬回，不過都為省錢起見，那厭煩一句話，卻從來沒有道及。」如海笑道：「我也是臆測而已，譬如姨奶奶初來時，足不出戶，近日常在外間過宿，豈不是厭煩的證據嗎！」俊人笑道：「你又要神經過敏了。當日她足不出戶，實緣悲慟亡兒之故。近日積久漸忘，故又出去遊玩，宿在外邊，想必在小姊妹家。往日她住在宅中時，也常常如此，何足指為厭煩的證據。」如海笑道：「果然算不得厭煩，我也巴不得人不厭煩呢。假如人人厭煩，我這醫院，只

好自己住了。」

俊人大笑。如海又道：「世間萬事，皆不足畏，惟有人言可畏。即如姨奶奶近來不回醫院，明明宿在小姊妹家，偏有些人胡說亂道，這種無稽謔言，自古已然，真可謂毫無交代的。」說到這裡，卻又改口，問他解■仙館那裡，因何許久不去？昨天我在席面上遇見她，教我帶信請你到她家去坐坐呢。俊人忙止住道：「方才你講什麼胡說亂道？」

如海道：「這種毫無價值之言，提他則甚！」俊人道：「無論有無價值，講出來也可大家笑笑。」如海道：「果然可笑，竟有人說姨奶奶搭了一個新劇家，你道笑話不笑話呢！」俊人笑道：「果然有趣。」如海道：「而且言之鑿鑿，有名有姓，據說叫什麼吳美士，是在醒民新劇社串小生的，還說如其不信，可以調查，豈非毫無交代嗎！」俊人半晌無言，對如海面上端詳了一會說：「這件事你以為如何？」如海笑道：「若派我做調查員，我只能抄襲官樣文章，查無實據，事出有因，八個字報命而已。」俊人道：「這種說話，頗來得奇怪。」如海道：「果然奇怪，總之蛛絲馬跡，物腐蟲生，最好令姨奶奶稍為留意，俊人兄也暗暗留意，就不難水落石出了。」俊人呆了一呆道：「如此說來，如翁還不免有些疑心了。」如海說道：「這卻萬萬不敢。姨奶奶是何等人物，我焉能疑心。」

俊人笑道：「你休推卻，我早已看透你了。你若當作無稽之談，就也不告訴我了。說的若是別個，我焉能無疑。但我家老三，我卻萬萬不信她有這等事，你教我留意，我很感激你，不過你可記得去年那封匿名信麼？那時我一團烈火似的，你勸我身為地方官，作事不可造次，但我不過作過一任知縣，你卻是一位候補道，觀察大人，資格該比我高些，如何輕信浮言，方才你曲曲言來，原恐我動怒之故。但我自經那番閱歷之後，已略有涵養。況且你自己也說，我家老三不是水性楊花之輩，那些無稽之言，你又何苦鄭重其事呢。老三住在這裡，叨擾已多，明兒便教她搬回去，應少房租，決不拖欠。」說罷哈哈大笑。如海不防他有這頓搶白，氣得臉都青了。俊人也覺自己言重，忙說解■仙館那裡，果然多時未做花頭，難為她倒還牽記我，隔天便去吃酒碰和何如？還有一件新聞告訴你，我那位老叔，你也會過幾回了。看他外貌不是個極古道的人嗎？不料近來他也攀了個相好，住在三馬路，叫做王熙鳳，聽說兩下裡恩愛得了不得，一月未滿，已做了十來個花頭，可不是椿笑話嗎。這回我們吃花酒，務必請他，教他把王熙鳳叫來，大家賞鑑賞鑒，究竟是一個何等人物。」

如海笑著，附和他說了幾句。俊人告辭，如海也赴藥房中勾當公事。這夜他因數天未見邵氏，便教車夫拖車回家，奶奶問及，可說宿在醫院中。自己坐著黃包車，到了華興坊。一進弄，只見自家門首擁擠多人，不覺嚇了一跳。走近方知是隔壁人家出了事，有巡捕守門，不許閒雜人等進內，因此弄內聚集多人。如海見邵氏、李氏也站立門首，便問什麼事？李氏歎道：「上海地方的事，真是無奇不有。少爺可記得幾月前，玲珠回來說，有個珠寶擄客勾上一個木匠的女兒那件事麼？那木匠得錢回家，可憐沒福消受，未幾舊病復發，一命身亡。她女兒嫁了珠寶擄客，平日倒也相安，不料她年紀雖小，心思很毒，幾天前那珠寶擄客替人擄了一萬多洋錢珍珠，論價不合，帶回家中，意欲第二天送回原主去的。豈知被那女的看在眼里，趁半夜三更，男人熟睡之際，將這包珍珠，和那珠寶擄客半生積蓄下的一千多現洋鈔票，席捲一空，開後門逃走。及至那男的覺著，四路找尋，已是無影無蹤的了。可憐這珠寶擄客人財兩空，又被珠店主人催迫索賠，天天如癡如醉，忽哭忽笑，昨夜不知怎的吞了一罐生鴉片煙，今兒有幾家鄰舍，都奇怪他一天不開門，還不料他竟死。剛才那珠店主人又來討債，因敲不開門，隨教巡捕一同破門入內，才發現那珠寶擄客的屍首，現在已報了巡捕房，聽說還要車到驗屍所去呢。」

如海道：「這也是自作自受。古人云：萬惡淫為首。這便是貪淫之報。」說著，一同到了裡面。李氏知道如海還未用飯，忙教玲珠泡水燒飯。邵氏便問如海：「為何有四五天沒來？方才來時，我看你面上很不高興，莫非家中奶奶已知我們這裡的事，多了閒話麼？」如海笑道：「你只愁奶奶知道這裡的事，其實她和木頭人一般，決不會曉得，你放心便了。這幾天我因俊人的小老婆那件事，心中很是煩悶，故而未來。便是方才面上不高興，也是這個緣故。」邵氏道：「我正要問你，那天你說她不規矩，大約是沒有的事罷。」如海哼了一聲道：「何嘗沒有意思，我已打聽得千真萬確。不過俊人那廝，真是個固執不過的蠢才。」邵氏問何以見得，如海便把大略情形告訴了她。邵氏道：「既然倪老爺自己相信姨奶奶，你又何必插身多事，落得各人自掃門前雪，莫管他家瓦上霜。」如海搖頭說：「這件事我碰了俊人一個釘子，決不輕易饒過他們。」

邵氏苦苦相勸，如海微笑無言。吃罷晚飯，李氏又同如海提起隔壁珠寶擄客，夾七夾八講了半夜。一宿無話，次日如海起來，用罷早點，命玲珠看包車來了沒有，玲珠回說來了，如海別了邵氏出來，坐上車，不往行仁醫院，卻到了一片茶館中，找尋一個朋友。這人姓徐名阿珊，是個包打聽頭兒。如海將他拖到一張僻靜桌上，悄悄向他說，我托你一件事，如若你替我辦好了，重重謝你。阿珊道：「錢先生的事，小可一定代勞，不必說謝的話。」如海道：「這件事非比尋常，有一個女人，姘著個做新戲的，我要你打聽小房子借在那裡？最妙要拿他們一個真憑實據，或者把那男的軋到茶會上來更好。」阿珊道：「這個容易，但不知男的是誰？女的是府上何人？」